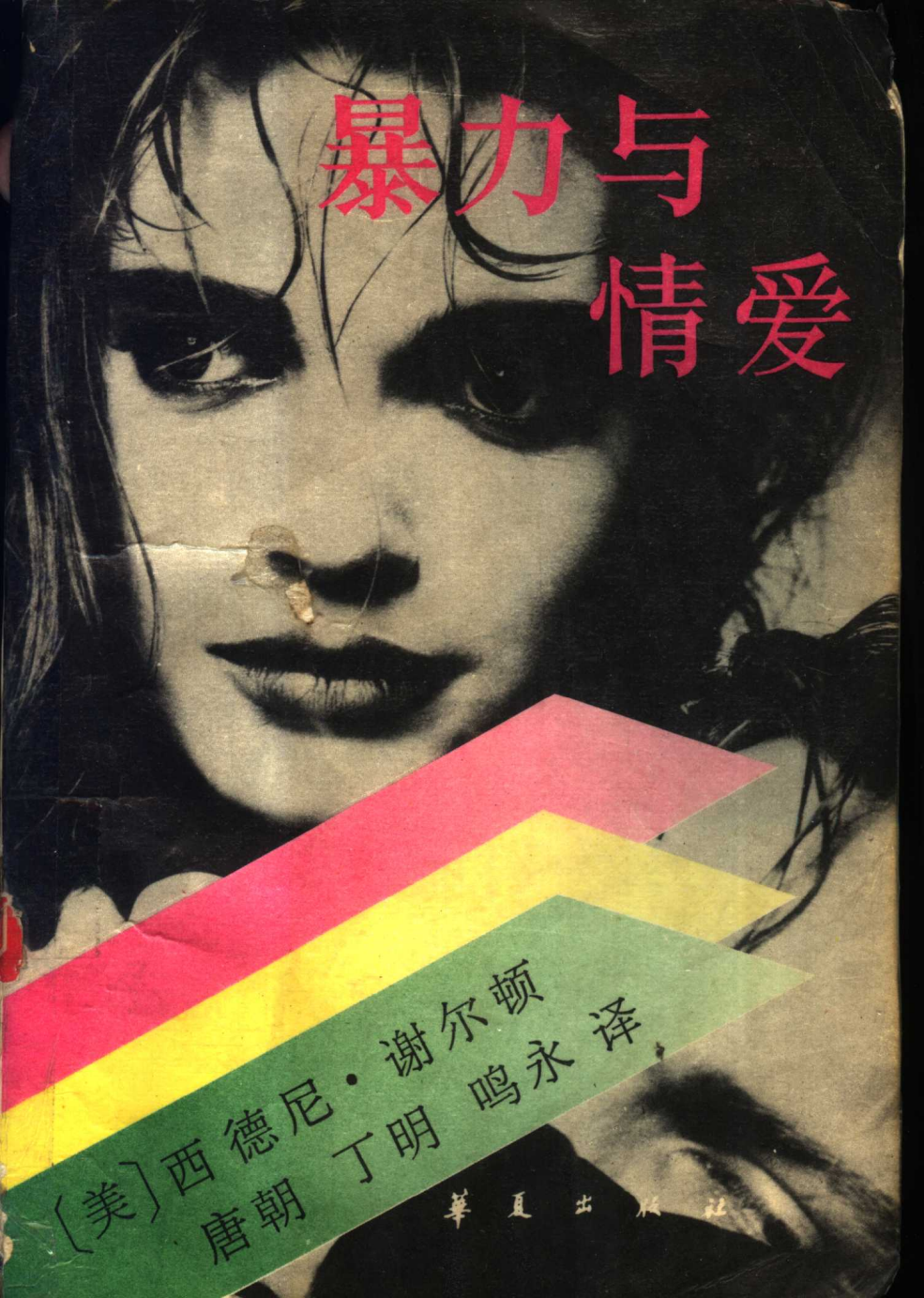




暴力与情爱

[美] 西德尼·谢尔顿
唐朝 丁明 鸣永 译

华夏出版社

暴力与情爱



〔美〕西德尼·谢尔顿
唐朝 丁明 鸣永 译

華夏出版社

THE SANDS OF TIME

by

Sidny Sheldon

William morrow Company, Inc., 1988

暴力与情爱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唐朝丁明 译
鸣永

杨君 校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62千字 插页2

1989年3月北京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0 册

ISBN7—80053—587—8/I·163

定价：4.15 元

内 容 简 介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西德尼·谢尔顿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主题严肃，情节曲折，场面惊险，人物鲜明，构成了他的众多长篇小说的共同特色，因而每一部作品都能征服读者，赢得读者的喜爱。

《暴力与情爱》是西德尼·谢尔顿最新的力作，被评为1988年美国畅销书。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70年代的西班牙。故事是以西班牙军警与一群巴斯克游击队员之间的追捕和反追捕为线索而展开的。这场追捕与反追捕的殊死斗争祸及小城镇的一家修道院。有四名修女从混乱中逃出修道院。她们惊慌地投入了被追捕者的行列，与六名游击队员一起，无辜地成为军警追捕的对象。名叫梅甘、露茜、格雷茜拉、特雷莎的这四名修女，原本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并不存在的上帝，万念俱灰，如今重返被她们摒弃的现实世界。在进修道院之前，梅甘自幼被抛弃，在孤儿院度过少女时代；露茜淫荡成性，犯下了杀人罪；格雷茜拉是暗娼之女，因自甘堕落而为母亲所不容；特雷莎惨遭婚变，未婚夫被她的妹妹诱拐。她们与五名英勇的男游击队员和一名暗中充当告密者的女游击队员，分成三路力图逃避军警的追捕。他们为摆脱艰苦险恶的环境而搏斗，为追求自由和维护正义而反抗，为获得爱情和满足肉欲而争夺，为纯洁自己的队伍而冲突。每人的结局各不相同，有的合乎情理之

中，有的出乎意料之外……

这部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多人，其关系错综复杂；情节穿插倒叙，扑朔迷离。但由于主线突出，暴力与情爱、善良与丑恶泾渭分明，并且经常出现内心独白，因而人物的形象丰满，个性鲜明，内容引人入胜，感染力较强，一问世即在西方引起轰动。

序 章

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然而……

这是一块神奇而浪漫的土地，有堂·吉珂德永恒的传奇，有头上插龟壳梳子的窈窕少女；同时，它又是一块血腥的土地，世界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之一就发生在这里。这场西班牙共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分子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夺去了五十多万人的生命。仅一九三六年二月至六月就发生了二百六十九起政治谋杀，民族主义者杀害的共和主义人士平均每月达一千人之多。一百六十座教堂被化为灰烬，修女们“象妓女一样”被赶出修道院。报馆遭洗劫，罢工和暴乱风靡全国。西班牙内战以佛朗哥领导的民族主义分子鸣金得胜而告终。佛朗哥死后，西班牙成了君主国家。

可以说，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内战已经成为历史，但两派之间的争斗却从未停止。今天，巴斯克人为了重新赢得自治正在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他们曾在共和政府统治时期取得了自治，但在佛朗哥的铁腕下又失去了这种权力。这场战争的形式是偷袭、抢劫银行、暗杀和暴乱。

巴斯克游击队地下组织ETA的一名成员在遭受警方严刑拷打之后，死于马德里的一家医院。于是，暴乱四起，西班牙警察总署署长、五名高级官员和两百名高级警官被迫辞职。

一九八六年，巴斯克人在巴塞罗那公开烧毁西班牙国旗，

成千上万的旁普罗纳市民在警察与巴斯克民族主义分子的连续冲突中惊恐万状地四处逃难。这种冲突很快扩散到全国，危及西班牙政府的稳定。疯狂的警察肆意开枪射击巴斯克人的房屋和商店。恐怖活动之猖獗前所未闻。

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然而……

第一章

西班牙 旁普罗纳城

1976年

假如计划出了差错，我们就完了。他最后又在脑子里分析了一遍，仔细推敲每一个细节，试图发现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可是整个计划无懈可击。计划中的设想是大胆的，然而每一步都需认真对待，做到万无一失。假如计划成功了，其辉煌的成就是足以同伟大的厄尔·熙德的业绩相媲美。然而，假如失败了呢……

得了，焦虑的时候已该过去，吉姆·梅罗意味深长地想，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

吉姆·梅罗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巴斯克人心目中的英雄，也是西班牙政府的心病。他身高六英尺，坚毅的脸上闪着智慧的光芒。强健的体魄，深邃黑亮的眼睛，使他显得更高、更黑、更强悍。他感情复杂，是一个正视自己的艰难处境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不惜牺牲生命去为理想奋斗的浪漫主义者。

整个旁普罗纳城都处在疯狂之中。这是斗牛的最后一天，一年一度的圣费弗明节从七月七日一直进行到七月十

四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三万名游客熙熙攘攘地涌入旁普罗纳市。他们当中，有的只是想目睹一下斗牛的惊险场面，有的则挤进入群，跑到疯狂地奔跑的公牛前，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所有的旅店房间都订购一空，从纳瓦拉省来的大学生只好躺在走道上、银行的门廊里或汽车里，有的干脆露宿在公园、街头和人行道上。

游客们拥挤在咖啡馆和饭店里，观看外面大街上熙熙攘攘、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聆听游行乐队的音乐。游行的人个个身披紫罗兰色的斗篷，头上是红绿黄三色相间的羽冠。游行队伍穿街过巷，象一条条彩虹组成的河流，绚丽多姿，光彩照人。沿途炮声轰响，使这声音的海洋更显隆重。

这些人都是来观看今晚的斗牛的，但最精彩的是这些应战的公牛在白天疯狂地追赶街上游人的情景。

公牛追人的头一天晚上，大约午夜时分，这些公牛被从城郊的牛棚里赶出来，它们穿过黑暗的道路，跨过河上的大桥，来到科尔圣特多明哥大街的尽头，在那儿它们被关在围栏里度过当夜剩下的时间。天亮了，人们将它们放出来，它们便沿着科尔圣特多明哥狭窄的道路奔驰起来，街道的各个转弯处都已围上了木栅栏，使它们顺着指定的路线奔跑。跑到街道的尽头，就进入海明威广场的围栏里，在那儿，它们被关到第二天早晨。

从午夜到早上六点，游客们通宵未眠，他们喝酒，唱歌，做爱，兴奋得毫无睡意。那些想在公牛前面奔跑的人，个个在脖子上套了红色圣费弗明围巾。

早上五点四十五分，各个乐队开始在各条街道上来回演奏激动人心的纳瓦拉乐曲。七点一刻整，一颗爆竹升入天空，

宣告牛栏已打开，人群顿时沸腾起来，急切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几分钟后，另一颗爆竹升入天空，警告人们公牛已经奔跑起来。

此后的一切精彩绝伦，难以忘怀。公牛还未出现就听到了声音。这声音起初很弱，犹如微风鼓浪，几乎分辨不出是什么声音。慢慢地，声音越来越大，直到蹄声哒哒，震耳欲聋。这时，六头阉公牛和六头巨大的雄公牛猛然出现在人们面前。每头都有一千五百磅之重，它们象失控的特别快车，风驰电掣般穿过科尔圣特多明哥大街。各街道转角处的木栅栏里，是成百成百欲在这些疯狂的动物前显示其勇敢和无畏的急不可待而又紧张万分的小伙子们。

公牛向街道的尽头奔去，经过拉斯却菲特大街和佳维尔大街，穿过农贸市场、服装市场和果品市场，奔向海明威广场。此时，沿途群情高昂，人们兴奋异常，喊声四起。当公牛跑近时，他们排山倒海似地往后倒去，以躲避那尖利的牛角和致命的铁蹄。死亡就在眼前，有些观众急忙逃命，甚至开枪射击。有人大声骂这些人：“懦夫！”有几个慌乱之中挤倒在牛的跑道上的人很快被拖到了安全的地方。

一对爷孙站在栅栏后面，看见几英尺前发生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事情，兴奋得气都喘不过来。

“瞧他们！”老人大声喊道，“太精彩了！”

小男孩吓得直哆嗦。“爷爷，爷爷，我怕极了。”

老人伸手抱住孩子。“哦，马尼罗。确实有点吓人，可也很精彩。我曾和公牛一起跑过，那其实并不可怕，你在死亡面前考验你自己，这种考验可使你觉得象个男子汉。”

通常，牛群沿着多明哥大街跑完九百码的路程，进入预

定区域需要两分钟的时间，等牛平稳地进入围栏，第三颗爆竹升入天空。然而今天，第三颗爆竹没有按原计划打入天空，因为旁普罗纳城发生了一件该城四百年斗牛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

当牛群正沿着狭窄的街道狂奔时，突然，五六个穿着各色服装的男人过来拆除了街道上的木栅栏。那群发了疯的牛看到缺口，仿佛看到了自由，于是冲出限制它们的跑道，奔向市中心。刚才还是一派节日的繁华，突然之间成了一场恶梦。被激怒的牛群肆无忌惮地朝着惊呆的人们冲去，横祸首先降到了那个可爱的小孩和他爷爷身上，他们连呻吟都来不及就被撞倒在地，踏成了肉饼。锋利的牛角戳穿了一辆童车，顶死里面的小孩，母亲被撞倒在地，立时粉身碎骨。死神充满了城里的每个角落，公牛涌进无路可逃的人群，撞倒妇女和孩子，尖利的长牛角擦倒行人、食品摊、街上的雕像，横扫眼前的一切东西。人们惊恐万状，尖声叫着，拼命向安全的地方涌去。

一辆鲜艳的红色卡车突然出现在牛群奔跑的道上，它们转过身，直朝卡车冲去。车开过伊斯特勒大街，朝旁普罗纳监狱开去。

监狱是两层楼的砖房，四周铁窗森严，令人望而生畏。监狱的四角是瞭望塔，大门上飘扬着西班牙红黄相间的国旗。穿过一扇石门，前面便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二楼是一排牢房，里面关押着判处死刑的人。

此时，二楼的走廊里，一位身着警服的矮胖卫兵，正领着一位穿黑衫的神父向其中一个房间走去。卫兵的手里握着

一挺轻机枪。

卫兵注意到神父看见他手里的枪时疑惑的神情，于是说道：“神父，在这儿不得不小心点，这里关的都是社会的渣滓。”

卫兵领着神父走过一个金属检测器，这东西和机场用的那些没什么两样。

“对不起，神父，可这是规矩——”

“我知道，孩子。”

神父正经过安全检查处，一声警笛的鸣叫打破了走廊的宁静，卫兵本能地握紧手中的机枪。

神父转过身来，笑笑。

“是我的原因，”他说着从脖子上取下系着银链的重重的十字架，递给卫兵。这次，那检测器默然无声了。卫兵把十字架还给神父，两人继续朝着监狱深处走去。

走廊上，从牢房里冲出来的臭气让人窒息。

卫兵意味深长地说：“神父，你到这儿来完全是浪费时间，这些畜生是没有什么灵魂需要超度的。”

“可是，孩子，我们还是要尽力而为。”

卫兵摇了摇头。“听我说，地狱之门正敞开着欢迎他们两位呢。”

神父惊奇地看着卫兵。“他们两位？不是说有三个人需要忏悔吗？”

卫兵耸耸肩。“我们给您节省了点时间，扎蒙罗今天上午在医疗室死了，是心脏病。”

两人来到走廊尽头的两间牢房。

“到了，神父。”

卫兵开了门上的锁，当神父走进去时，卫兵小心翼翼地

往后退了几步。然后，卫兵又把门锁上了，站在走廊里，密切注视着任何动向。

神父向躺在一张肮脏的床上的人走去。“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理查多·蒙罗达。”

神父低头打量着他。很难辨出他的真面目了，他脸上浮肿，胡子拉碴，眼睛几乎睁不开了。犯人厚厚的嘴唇动了一下说：“神父，您来了，我真高兴。”

神父答道：“超度你的灵魂，是教会的职责，我的孩子。”

“今天上午他们就会绞死我吗？”

神父拍拍他的肩膀。“你已被判处绞刑。”

理查多盯着神父说：“不！”

“很遗憾，绞令是首相亲自下的。”

说完，神父将手放在犯人的头上，开始为他祈祷。“上帝啊，饶恕他的罪孽吧……”

理查多说道：“我的思想，我的言论，我的行为都犯下了重大的罪行，我用我整个的身心乞求上帝的宽恕。”

卫兵在外面听着，心想，真是白白浪费时间，上帝见了他都会嗤之以鼻。

神父祈祷完了。“再见，我的孩子，愿上帝平静地接受你的灵魂。”

神父向门口走去，卫兵开了门，然后退几步，把枪瞄准犯人。卫兵把门重新锁上，领着神父来到隔壁的牢房门口，打开了门。

“随您的便吧，神父。”

神父走进去，里面的囚犯被打得遍体鳞伤，神父看了好

半天才说：“叫什么名字，孩子？”

“费利克斯·卡皮欧。”他长得很结实，满脸的络腮胡子，但透过胡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脸上那刚被打的紫青块。

“神父，我并不害怕死亡。”

“那好，孩子。其实最后我们谁也不能幸免。”

神父认真聆听着费利克斯的忏悔，突然远处传来了声响，由弱到强，很快震动了整个监狱。这是牛蹄的践踏声和人群的尖叫声。卫兵竖耳听着，神色骤然紧张。杂乱的响声飞速地越来越近。

“您最好能快点，神父。外面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

“完了。”

卫兵很快打开牢房门，神父走出牢房来到走廊上，卫兵把他后面的门锁上了。监狱的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破裂声，卫兵透过小小的铁窗往外张望。

“见鬼，什么声音？”

神父说：“看来有人想看看我们。我能借用一下吗？”

“借用什么？”

神父边说边靠近卫兵。他悄悄揭开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的顶盖，露出一把锋利的长剑。

“你的武器，行吗？”

转瞬之间，利剑已插入卫兵的胸膛。

“你瞧，我的孩子，”他从卫兵手里拿过枪说，“上帝和我已决定你再没必要带这支枪了。”他说着，在自己胸前画了个十字。

卫兵瘫倒在水泥地板上。吉姆·梅罗从尸体上解下钥匙，迅速打开两个牢房门。街上的嘈杂声越来越大。

“快点转移，”吉姆命令道。

理查多·蒙罗达拣起地上的枪。“你演的神父象极了，几乎把我都骗了。”他张开肿得厚厚的嘴唇笑道。

“他们把你俩折磨够了，对吗？别急，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吉姆用双手架起他俩，扶着他们走出走廊。

“扎蒙罗怎么了？”

“卫兵们将他打死了，我们听见他的叫喊声。他们把他从医疗室拖出来说他心脏病发作死了。”

前面是一扇紧锁的大铁门。

“在这儿等一下，”吉姆说。

他走近门边，对着外面的卫兵说：“我祷告完了。”

卫兵开了门。“神父，您最好快点。外面出乱子了——”他永远说不完这句话了，吉姆的刀子插进他的心脏，鲜血从他嘴里喷涌而出。

吉姆向后面两位做了个姿势，“来吧。”

费利克斯拿起卫兵的枪，三人走下楼去。外面乱作一团，警察慌慌张张地四处奔跑，仍没弄清到底出了什么事，竭力想让被疯狂的公牛吓得尖声乱叫、四处逃窜的人群安静下来。一头牛奔向监狱的门前，撞破了石门。另一头擦倒了一个穿制服的卫兵。

红色的卡车停在监狱的院子里，马达仍隆隆作响。三个人走出来，很少有人发现，就是有人发现他们逃跑了，也只管保自己的命，顾不上那么多了。吉姆和那两个人不声不响地走进卡车的后部，卡车立即飞驰出去，把街上的行人赶到路的两旁。

宪警队是一支准军事的乡村警察部队，他们身穿绿色制服，头戴黑色漆皮帽，但无力控制这慌乱的人群。驻守省城的警卫队面对这疯狂的情景也束手无策。人们拼命地东奔西躲，竭力避开发疯的牛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奔跑比公牛的蹄子更危险，老人和妇女被挤倒在地，慌乱的人流从他们身上踏过。

吉姆忧虑地看着眼前这混乱的场面。“真没料到会弄成这个样子！”他说道。他无可奈何地看着无辜的人们被践踏，而无力去阻止。他闭上眼睛避开这一切。

卡车到了旁普罗纳的郊区，继续往南开去，把骚动的声音和混乱抛在后面。

“我们去哪儿？”理查多问。

“托尔村外有套安全的房子，我们在那儿呆到天黑，再往前走。”

费利克斯·卡皮欧伤口发疼，在呻吟着。

吉姆·梅罗亲切地看着他。“我的朋友，我们很快就会到那儿的。”他温和地说。

吉姆怎么也摆脱不了旁普罗纳发生的一切。

半小时后他们来到了小村托尔，然后绕过村子把车开到村后山上的一所房子前。吉姆扶着他俩从红卡车的后部走下来。

司机说：“半夜来接你们。”

“给他们找个医生来，”吉姆答道。“把卡车处理掉。”

他们三人走进屋里。这是一座农舍，摆设简单而令人舒

适，客厅里有个火炉，天花板上装着明亮的灯。桌上有张条子，吉姆看了看上面写的“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笑了。橱柜里有几瓶酒，吉姆倒了几杯。

理查多说：“朋友，没什么好词来感谢你。这杯为你干了。”

吉姆举起酒杯。“为自由干杯。”

这时，鸟笼里的金丝鸟突然叫了一声。吉姆走过去，看了会儿它乱扑腾的样子，然后打开鸟笼，轻轻地托出鸟来，拿到一扇开着的窗户前。

“飞吧，鸟儿，”他轻轻地说。“一切生命都应获得自由。”